

绝处逢生第八章 血债血偿（下）

江鑫荣/文

几天之后，叶亦双的状态明显开始好转。崔明博和喻婧在得知消息后，立马跟着薛承去看望她。崔明博一见到叶亦双，立马关切地说：叶总，你觉得好些了吗？

叶总，幸好您有惊无险，我们真的快要被吓死了！喻婧接着说道，露出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叶亦双靠在枕头上笑了笑，似乎恢复得不错，我感觉好多了，连手臂也能抬得轻松自如了。

你醒来便是天大的喜事，我们老早就想过来看你，结果都被薛承给拦住了，他说人多会影响到你休息，就是不让我们来。崔明博笑着说。

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次的事情也让大家担心了。叶亦双感激地说。

薛总最担心你了。喻婧悄悄地说道。崔明博笑着说：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把这家伙急得都快发疯了！

薛承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显的酒窝，你们两个说得夸张了。

这下总算是过去了，幸好有惊无险！喻婧感慨道。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崔明博紧接着说。车祸现场很偏僻，周围又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谁也不清楚当时的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喻婧说道。

叶亦双一听到这话，突然打了个寒颤，瞳孔中瞬间就充满了惊恐之色，笑脸一下子就僵硬在那，嘴角不停地抽动，接着便是一声尖叫。

叶亦双的失控行为让在场的人错愕万分，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了？薛承立马抓住叶亦双的手，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我……叶亦双满脸惊恐，舌头似乎被冻住了一样，始终无法吐出一句清晰的话。

崔明博连忙问道：叶总，你怎么了？喻婧被叶亦双的举动吓了一跳，赶忙问：要不要找医生过来看看？

薛承对着喻婧摇了摇头，问叶亦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崔明博迟疑了半秒，问薛承：你看她的样子，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就在此时，叶亦双猛然间喘了几口粗气，仿佛溺水后骤然惊醒过来，薛哥！是那辆工程车撞我的！

薛承赶紧按住她瘦弱的肩膀，安慰道：我知道，你不要担心，肇事司机已经被关起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叶总，您不要害怕，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喻婧轻轻说道。

这个狗日的说他开车看手机，没有注意到前方有车，这才导致车祸发生的。崔明博忿忿不平地说。

不对，这不对！他撒谎！他在撒谎！叶亦双立刻惊恐地喊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崔明博焦急地问道。别害怕，这里很安全，没有人再能伤害到你了。薛承立马抚慰道。

叶亦双抬起头，缓缓扫视他们，脸上尽显惶恐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双眼睛，太凶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薛承又追问道。叶亦双一脸痛楚地愣了半晌，仿佛不愿提起此事，当时，我正赶着去参加纪凡的订婚仪式，刚转了个弯，忽然看见对面冲过来一辆工程车，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对方给撞上了。

薛承情不自禁地睁大眼睛，脸上尽显错愕，你认为他是故意撞过来的吗？

如果那样的话，他是在故意行凶啊！喻婧失色道。

叶亦双一把攥紧薛承的手，脸上开始变得惊悸不安，似乎刚经历完一场梦魇。当时，剧烈的撞击把我的车挤压成一团，我困在里面动弹不得，浑身上下都感到钻心的痛，我甚至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就在我还有最后一点意识的时候，看到有个人站在前面，他凶神恶煞地盯着我，嘴角扬着邪笑，没过几秒，血就流进了我的眼眶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薛承听得胆战心惊，不由自主地握紧双手，你看清楚这张脸了吗？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叶亦双苍白的脸上，悄然挂了两行泪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是在谋杀啊！喻婧怒道。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让他们血债血还！薛承握紧拳头，怒道。（未完待续）

老街

打炒米 留住一个 有年味的童年

陈祥胜/文

临近年关，前两天，不经意间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幅打炒米（松门、石塘一带称之为烘炒米）的图景，瞬间勾起了一段儿时回忆。

现如今，是极少见到打炒米的场景了，特别是我们孩子这一辈，兴许不少人压根就没见过。但在许多70、80后的记忆中，每每临近年关，家家户户都会打炒米。

那段时间，总有不少师傅带着打炒米的工具走街串巷，现场为大伙打炒米。一个被烟熏得发黑的纺锤形焖锅，一个同样发黑的火炉，一个木制风箱，便是用作打炒米的家伙什。

在那个物资相较匮乏的年代，炒米是孩子们最钟爱的过年美食之一。一听到打炒米师傅的吆喝声，街坊四邻的孩子们便缠着家中长辈，用布袋或簸箕盛着一些粳米，不约而同地向师傅所处的位置汇集。前来打炒米的人很多时，大人们也会自觉地排好队伍，轮流打炒米，而孩子们则会凑到师傅身旁，围观师傅点火生炉，在唧呀的嬉闹声中，等待美食的诞生。

师傅坐在炒米机旁，左手摇动着火炉上那只被烟熏得发黑的纺锤形焖锅，右手将边上的风箱拉得呼哧呼哧直响。

焖锅在火炉里熊熊的火焰上不停翻滚，就这样慢悠悠地滚转了十多分钟，我们这群孩子生怕错过什么，眼睛死死盯着，一刻都不愿挪开。估摸差不多了哦，师傅边嘀咕着，边站起身来，用手将焖锅搬离火炉，同时将焖锅的底部杵在地面，让锅身与地面呈45度角倾斜摆放。

要打炮喽，师傅高声吆喝了一声，围观的孩子们立刻止住了嬉闹，都赶紧往后退了几步，不约而同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此刻身边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下来，大家继续用紧张且充满期待的目光紧盯着师傅手中的焖锅。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响声从焖锅处传出，并响彻四周。一缕烟雾同时徐徐升腾起来，伴随着一股浓香在现场扩散开。

胖嘟嘟、白嫩嫩的炒米香甜中带着酥脆，是那时的孩子们最心水的美食之一。现场抓起一把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炒米，拼命地往嘴里塞，随即大口咀嚼起来，孩子们此刻都是一脸的满足。吃完嘴里的，粘在嘴角和手上的炒米，大伙都会用舌头舔干净，绝不浪费一粒。

那份喜悦与满足，是生活在眼下富裕年代的孩子，无法体会到的。就像笔者看过的一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吃炒米花是一种享受，看炒米花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那份心情等的就是瞬间爆发的喜悦。

待这一拨大人小孩将自家刚出炉的炒米收进布袋或簸箕里装好，下一个师傅吆喝声再次响起，现场又是一拨人头攒动

记得每次打完炒米回家的路上，家中长辈提着盛满炒米的布袋走在前面，我也捧着盛满炒米的簸箕跟着后头。一路上，我不时从簸箕里抓出一把炒米，边走边往嘴里塞，直把两个腮帮塞得鼓鼓的方才开始咀嚼。

都说年味是吃出来的。而今的孩子们，平日里对于巧克力、糖果、饼干等早已吃腻，更别说炒米这种不入眼的零食。最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能同我们儿时那样，与小伙伴一起享受过年打炒米的乐趣了。

莫让过年打炒米的甜甜回忆，只定格在我们的那个童年里。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有机会多带孩子去看看打炒米、体验下做年糕等，为他们留住一个有年味的童年吧。

刘方文/文

吊上来的石板，要把它运到山下去，这也是一项相当艰辛、危险的后续工作。运送石板的是一种特制的手拉车，只装两块石板，要由两个壮健的工人搬运，一般是年轻的夫妻搭档，男在前，女在后。上坡，男的在前握把并肩戴车绳上身前倾一步一使劲力上拉，女的在车后抓住车档助力上推；下坡，车前拉车的倒顶着车把踩着细步顺坡而下，后面助推的这时倒借着绳索向后拉着车子阻止车子过快滑坡出险。运送途中，时上时下，前后左右，两人紧密配合，随着山坡变换姿势，熟练而安全地把石板运送到山下，这真是盘山路上的运石的拼力斗险的杰出表演。然而，意外的事故仍避免不了。如遇路上有坎、有阻石、车子倾斜、转弯过快都会招来事故。有一年，一对新婚夫妻运拉途中突下大雨，他们停车躲进一崖洞下避雨，谁知雨大风狂上岩岩石松动，一场突如其

不惑/文

木棉跟班主任蒋先生请了半个月的假，她决定把自己隔离在宿舍，靠仅有的大脑储备努力自学，毕竟，再过三个月就是高考了。

期间，北雁照例时不时在文科班窗外晃来晃去，或唠嗑或打闹。两天之后，他便发现不对劲了。

木棉呢？好像这两天都没看见她。他问许尚恒。

请假了。哦。北雁下意识应了一声，继而又问，她家里有事啊？

你管太多了吧？许尚恒也斜着眼睛扫了他一下。北雁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便另起了一个话题聊着。

北雁一走，许尚恒的不淡定就流露出来了，他问牡丹怎么回事，牡丹就压低声音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部告诉了他。这两天你就没去看她？许尚恒问。

牡丹一愣，回道：这不是上课吗？再说，我现在住在仙草那里，不顺路。

许尚恒一时语塞，拧着眉毛低头思索，一边回自己座位去了。

晚自习一放学，章大树就感觉有个尾巴跟着，一回头，是许尚恒。

干嘛？想劫财还是劫色？章大树摆

清晨的松门老街，清静而古朴。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潘晓敏，文，老街也将搬运一空。

长屿硐天的沧桑岁月（下）

来的塌方事故发生了，丈夫为保护妻子避之不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们每每说起这些事故，犹心有余悸。

我在新河中学任教二十几年，与硐天相距不到五公里，而且还有同事张鹤翔老师家在那里，每年都有矿难事故的噩耗带过来，他说起这些矿难事故，也只能唉声叹息，让人唏嘘不已。当然，节假日，他也带我们去矿上参观，随他游览了矿山四围的景象，观赏了矿工们开采石板的惊险场面，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岩者大多还是使用手工器具，一人挥动七八斤重的铁榔头，一人跪着双手握着一米多长的铁钎，挥锤者举起铁榔头从前旋转至后举到头顶又顺势向前猛猛地捶打下去，刚好击中铁钎顶端，铁钎弹跳震动，下端喷出烟尘，当铁锤离开之际，握钎者又立马转动钎底，开采者密切配合，就这样在矿床上一板一眼地挨次凿打岩孔，打成几丈长宽的一个又一个孔眼，再在岩面上轻轻敲击，上面的石板受震之后就会分离出来，一块石板就这样开采出来了，耗时好几个小时。石板这样一

层一层开挖下去，随着年代的推移，矿硐自然挖到深不见底。而矿工们在硐底作业，每年都有矿难事故发生，实在避之又难啊！加上下面密不透风，采挖击打扬起的灰尘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患上矽肺病而死的，就无法统计了。

这些硐硐由于开采太深，加上年代久远，积了水，无法再开采，都被遗弃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学生李椒良出面牵头集资开发这些矿硐，并邀请北京美术学院的设计师来共谋开发，把本来不相通的硐硐一一打通连贯起来，架桥筑路，修建护栏，美化环境，装添内涵，其间还邀请我们到现场参观考察，集思广益，提出修整意见，不断完善才形成了现在的壮丽景观。今天，当人们步入硐中观赏它的奇异美景的时候，可不要忘记，这里的每一寸硐壁上，几乎都染有历代采石工人的汗水和鲜血啊！是他们用双手、用鲜血、用生命，创造了这人间奇迹，为我们、为后代奉献了这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我们真该为那些献出生命或耗尽自己青春年华的开发者树碑立传，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

木棉花开（八十九）

出防御的招式。

切！少恶心我了，就你那身行头，能值几个钱？再说色……许尚恒摸着下巴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除了这身肥肉可以榨点油，浑身上下哪一点和色搭得上边？

说正经的，跟着我干嘛？章大树收起他的两个大熊掌和嬉皮笑脸。

带我去看看木棉！

What? 晚上的，她一寡女，你一孤男，你这是要去劫色啊！

皮痒了？许尚恒大手一挥，重重拍了拍章大树那颗圆溜溜的脑袋，再贫，我就把它拍成橄榄球！

章大树一边躲一边双手抱头，下手可真狠！重色轻友！

两人来到木棉住处，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

章大树和许尚恒对视了一眼，继续用力拍门。

谁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里面传来不耐烦的声音，细细脆脆的，正是木棉。

门开了，露出一张小脸，嘴唇和两颊一样苍白，头发有点凌乱。

你没事啊？许尚恒上下扫描着她，憋出这么一句。

干嘛？你指望我有事啊？木棉白了他一眼。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许尚恒舒了一口气，话说，你这脸色怎么那么差？

没出去，没晒阳光呗！章大树替她回答，再说，也没好好吃东西吧？

走，请你吃夜宵去！许尚恒对木棉说。我呢？我呢？章大树问。

走呗！许尚恒不会小气的！木棉代为应承，又顺口问章大树，洪海涛呢？叫他一起！

海涛啊？他这段时间经常夜不归宿，没准又去录像厅、游戏厅等地方了。

章大树继而又坏坏地笑着，也许和项玲玲躲在某个角落谈恋爱也说不定。

清江街的夜是热闹的，沿街一溜的大排档、小吃摊和杂货地摊。街两侧的门面房售卖服装鞋帽、水果、糕点、卤烧食品等。而最火爆的当数棋牌室、台球馆、音响店、录像厅和游戏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生活脱贫之后，他们对艺术文化的追求就开始萌芽并迅速蔓延，而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百姓，自然是把消遣和娱乐纳入了生活的一部分。这里并没有音乐会和歌剧话剧舞剧，即便有，也会是阳春白雪，最终曲高和寡。下里巴人所需要的，或许只是感官和心理上的简单满足，更深层次的世界，他们打不开也进不去。他们基本就在自家电视里和录像厅的带子里观看别人的故事，去了解自己家乡之外的世界。

或者，他们在台球馆、游戏厅里消除劳作和工作之外的疲劳，或消耗剩余的精力，以达精神上的某种满足。（未完待续）